

墜落海洋的星星

陳宣甫

爲什麼三十三歲了，還不結婚？母親在每次得知又有朋友的兒女結婚時，總是這樣問我。「慢慢來嗎，畢竟這種機會又不是像搭計程車，手一揮就有車坐。總是急不得啊！」我仍然是相同的答案。然後母親又會像以前一樣不停的搖頭，充分顯示出她的疑惑與不解，而我的情緒也會變得像沙漠中被困住的旅人一般，異常饑渴。於是我習慣從冰箱裡拿出兩瓶冷得徹底的啤酒咕嚕喝完，再狠狠的睡上一覺，想把那個尖銳得近乎殘忍的問題在沈睡中稀釋掉。

星期五晚上。秋天是最安靜的世界，不同於冬天的死寂，相反的，它是在一切都沈澱著的冬天之前的一個奇特季節。我，一個事業有成的中年商人，開著奧斯摩比的進口車，停在遠企門前的敦化南路上。一邊靜靜聆聽「布蘭登堡協奏曲」一邊等著妻子下班。也許待會會選一家氣氛良好的餐廳大塊朵頤一番，然後到淡水河旁的汽車旅館認真的做一次愛。我輕輕閉上眼睛，把自己和外界明亮的燈火分隔開來。漸漸覺得城市的忙碌以及煩悶的壓力正緩緩自體內流動出去，它們以各自的意志點點滴滴，奔向巨大城市之彼端。我清楚感到自己也正以某種速度遠離喧鬧的城市，然後慢慢隱逝於一個透明單獨的澄淨結界。我心甘情願被困在這樣一個極端私密性的地方。然後我想起光滑的背、性感的唇、豐滿的乳房，無聲的眼淚及滿天的繁星，一切變得逐漸模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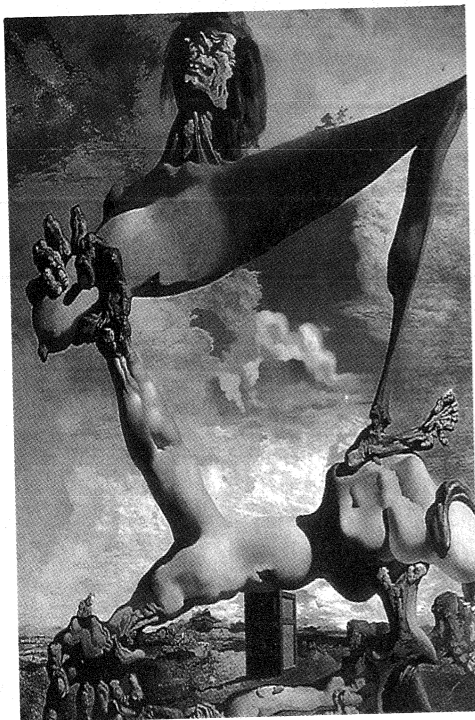
一九七五年，也就是廿年前吧，我還是個廿四歲的青年，一個一直生活在台灣南部的純樸青年。不論是外表或內在，都是那種別人一看就會覺得「那個人一定很好騙」的那種木訥型的青年。在那段時間



，我真是幸福得沒話說。雖然某些方面我真的是一無所有，但我有一個很溫柔，很善體人意的女朋友。她是個家世背景很優秀卻又沒有任何驕氣的女孩子。雖然稱不上特別漂亮但可是有一雙迷人的眼睛，可以把我從裡到外全部看穿然後把我全部吞進去的眼睛，和她比起來，我就遜色多了，至少在外在的條件上，我父母不過是鄉下的農夫農婦而已，沒有任何所謂不動產的土地這方面將來可能由我繼承的財產，我本身也沒有特別俊俏的外型或很強的賺錢能力。儘管念到大學，仍然只能在鄉下謀個小學教職，安安分分，平平凡凡的領著固定薪水過日子。不過那時，我卻覺得這樣就很足夠，是真的喲！因為我已經有了「宿命性」的另一半，那種完完全全合成一體的奇妙感受並不是活在這個地球上的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得到，體會得到。也許是許多人尋覓很久都無法追求到的。雖然是如此的渺小、平凡，就如同在炎熱的夏天靜靜坐在海邊，一邊輕鬆聽著海潮聲，一邊享受輕風拂面而過那種微細的幸福，是一種樸實卻又極

其溫暖，厚實的幸福感覺。以我這麼一個再平凡不過的人，竟也可以用雙手實實在在的握住如此不可思議的喜悅，我還有什麼其他的欲求呢，每次一想到這裡，想到自己也許正站在歡愉的巔峰，眼淚都會忍不住高興的掉下來呢！

就是那段做夢也會笑的日子裡，我是非常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也真的很努力的去經營我和她的感情。我和她最喜歡一起到海邊看海，尤其是晚上，當天空充滿星星的晚上。有關看海的地點則是屬於只有我們倆人才知道的秘密；溫馨的、無可撼搖的機密。那是一個安靜



的像沈在宇宙底端的海岸，旁邊長滿了酢醬草和野薑花，每當溫柔的海風從遙遠的彼處稍來呢喁私語時，它們便輕輕擺動著安詳豐足的韻律，訴說著亙古的神話。那真的可以說是與轉動的世界完全不相干的地方，二者之間的關連性似乎被極其巧妙的切斷，那個繁星點點，深邃黑夜底下深藍的海洋，以及其緊靠著的堅實海岸，是那麼真實的，卻又孤立於現實的地球之外，時間在那裡停止了流動，所有一切在那裡都是絕對的。我和女朋友開著破舊的小發財車，緩緩駛進這個地方時，就像遠離了冰冷無情的世界，而進入另一個溫暖神秘的世界。我們極其習慣的，一面喝著凍得冰冰的啤酒，一面望著星星。而星星映照著海洋，海洋則製造出包容所有萬物的潮聲，包容著我們的靈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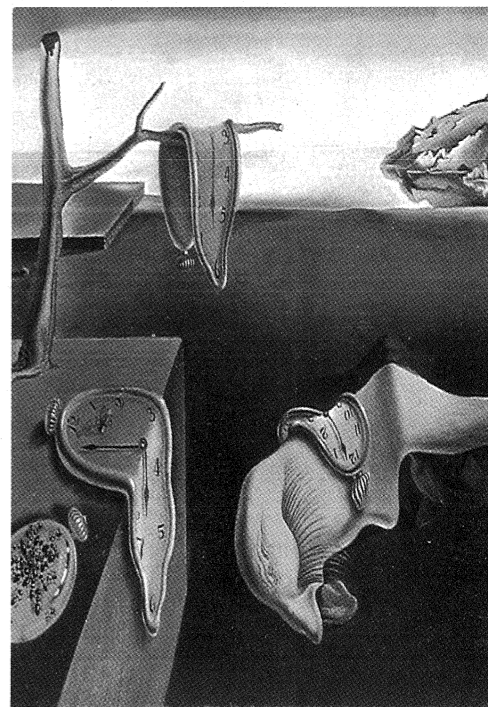
「嘿，你覺得那些星星在想些什麼，為什麼總是沈默的掛在那麼高的天空，而且天空那麼暗，那麼深，它們不冷嗎？」
「我怎麼會知道！」我答道，「不過如果它們被埋在深不可測的海洋，也許不會比掛在天空高興吧。在一連串的選擇之下，星星選擇了天空，儘管又深又暗，卻不會像海又濕又冷。」

「這是什麼回答嗎？」她故作嗔怒。
「不算回答的回答啊！」我嘻皮笑臉的說著。

「說真的，如果你是星星，你要選擇天空或是海洋？」她問。

「天空吧，那妳呢？會選那裡？」

「當然是天空啊！而且可能的話，我會盡一切的能力讓星星永遠在天空閃



耀，不會墜入海洋，永遠不會。」

「一言為定喲！」我說。

「好，一言為定。」

星星是永遠也不會墜入海洋的，至少當時我很肯定，然後我們進了發財車互相擁抱，很快的便脫去衣服，貪婪的吸吮彼此的靈魂和生命底層中最基礎的東西，她柔軟溫暖的陰部輕輕包圍我的陰莖，接著緩緩的扭動與現實乖離的腰部。儘管我從小便認為結婚前有性行為是不道德的，但這些意識卻薄弱到輕易被瓦解了。因為我和她的承諾到底超越了一切，連時間都被超越。最後我興奮的射精，那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因為我相信星星永遠不會墜入海洋，我相信星星會永遠在天空閃耀，我相信承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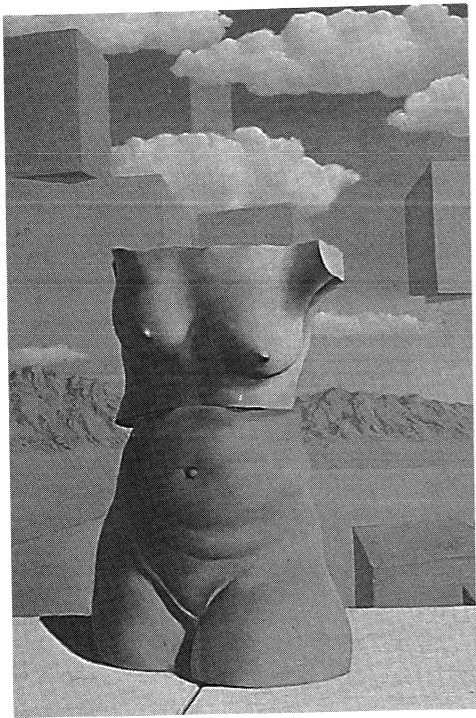
然而，星星還是墜落了，在又濕又冷的海洋裡。那是一次非常難過的經驗，事情發生的時候我每天幾乎吃不下任何東西，既沒有自殺也沒有流淚，只是不停地嘔吐，似乎可以說嘔吐是

活下去唯一的理由，也許廿年後現在坐在奧斯摩比汽車裡的我看廿年前的那個痛不欲生的我會覺得很好笑，好像在演連續劇一樣。但對於當時的我來說，無論如何卻是一個非常慘痛的過程，而且好不容易才辛苦的從那裡面爬了出來。

障礙的發生是起始於她的父親，一個在地方上算是頗具地位的人物，有一天約了我們兩人去吃飯。

「小心一點喔，我爸爸是蠻厲害的人喲！」

「我知道，但請一切放心。」我故作輕鬆的回答，其實內心卻隱隱感到有



類似一種壓迫感的東西，正慢慢的蔓延全身，好像躲在暗處，隨時要把我擊倒一樣。

終於見到女朋友的父親，果真如我想像的，就是那一類的人。雖然從外面的眼光看來，是有許多值得令人稱羨的地方，諸如社會上的聲譽，和有好幾筆持續增值的土地；另一方面，同時擁有豐沛的人脈關係，也常常到一些議員的家裡走動。類似如此的資產與實力，很容易使人錯估他的本質，而那本質並非是上述那樣的東西，而是更深刻，更貼近生命底層的所謂價值觀的精神。而在這種意義的層面上，他是非常低等的，甚至可以說他根本缺乏「高貴的人性」這類抽象的等級標準。總之在我眼裡，那是悲哀得近乎一無可取的地步。不過儘管如此，她爸爸仍然以充滿歧視性的語調冷冰冰的說：「你就是要與我女兒結婚的那個人吧，不過你只是個小學教師喔！」後面幾個字他特意加強語氣，要我打退堂鼓的用意很明顯。

「我會盡所有能力給她幸福的人，伯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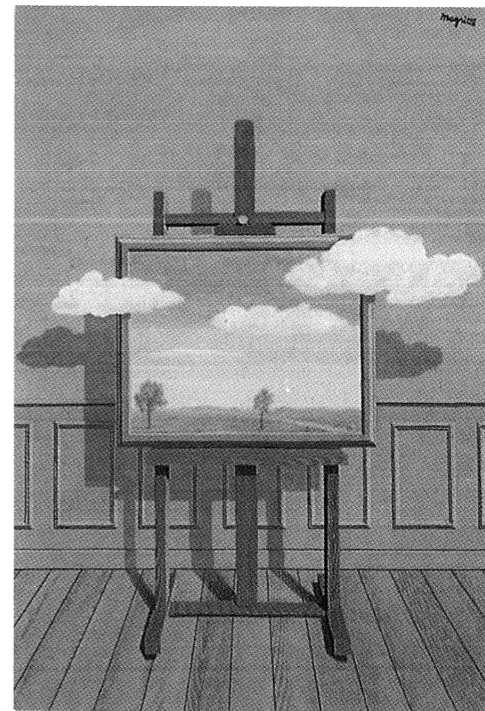
「幸福？你們年輕人懂得什麼幸福，我可不要女兒將來後悔。」

「爸，別為難我們了。」

「為難？我的出發點可是為妳好耶。」

然後彼此只沈默了五分鐘左右，卻像靜悄悄的度過了好多年。

「那麼這樣吧！」她爸爸說道：「我可以給你五年的時間，這期間你必須做出一點什麼來，這個「什麼」我想你大概非常清楚吧。至於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完成這項工作那隨便你，為了我女兒的幸福，也為了你自己將來的成就，你



去花五年的時間到別處歷練一番是對你們倆都有好處的，一方面藉此考驗你們的感情，一方面我也會比較有面子。也許你會說我很勢利，可是現實的社會就是這樣子喔，頭大才能生存。」說完他摸了摸自己的禿頭。

「真·是·優·渥·的·條·件·啊！」我心裡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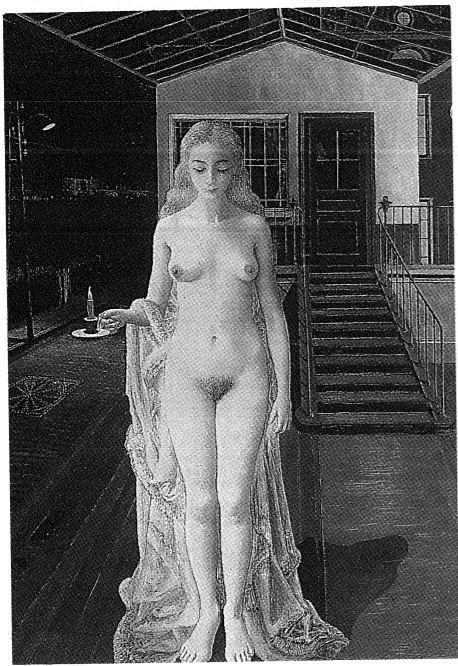
我決定要去台北發展，不管做什麼，只要能像她父親所說的完成某種社會上的地位，我便算成功了，我就真的可以掌握我所想要的幸福了。五年內，我相信和她的感情是不會有什麼改變的，去台北的前一天，我們再度去了同樣的海邊，在晚上，看星星。

「不管怎樣妳要記住，我會常常給妳寫信，有空也會常常回來看妳，電話是每天打，可是妳在天空裡千萬不能迷失方向，而墜落到深海裡喲！」

「你放心吧，星星是不會迷航的！」

然後我們性交，像兩條快樂的魚，不停的扭動全身上下急促呼吸的細胞，很多東西逐漸包圍過來，溫熱的淚水，潮濕的海洋，以及屬於大地的永恆性吞噬了我們。而我卻不知道，那是最後一次看星星在天空閃耀。

事情的發生巨觀來說算是突然，微觀來看則是一切會變得有跡可循，所以當她「突然」說要分手的時候，實在令我非常震驚，不過事後詳細把它解剖來看，才知道許多構成最後結果的元素早就一步步的成形，它們在我還沒思考清楚時，已經變得非常巨大了。而當我發現並努力想挽回的時候，卻已經來不及了。才短短的兩年，電話也真的天天打，不過就是有些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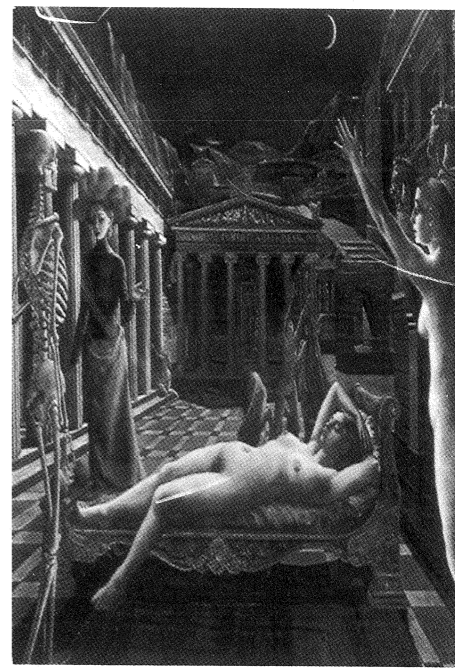
我真的抗拒不了。那力量當然不是來自於她父親，也不是因為她變了心這麼簡單，而是所謂「時間的推移」這類的力量。看似緩慢，實是快速的在加深我們的裂縫，而且「空間的離散」更加速催化了這些促成我們分手的反應。於是雖然只有二年，我做盡了該做的事，她還是交了新的男朋友。

說實在的，當時我感到非常絕望，就像從一口很深很暗的井筆直的掉落下去，我無法向前向後向左或向右，甚至向上也不行，我只能毫無選擇的不斷地往下掉。我幾乎喪失了自由意志，只看到自己被黑暗狠狠的包圍，那真的是非常可惜，極端駭人的感受，一輩子都難忘。

她先是沒回信，然後漸漸的避開我的電話，直到她終於說要和我分手，我飛快得跑回南部找她，並且開著小發財車，一起到了久違不見的海邊，只不過氣氛很不一樣。我開始脫她的裙子，並試圖將手伸去撫摸她昔日溫暖的陰部，但她卻用力的把我推開，以哭著的聲音說道：「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這地方我已經帶其他人來過了。」

終於我們曾經擁有的帝國被瓦解了，被一個外來的第三者輕易攻破了城池，而女朋友和他在這個地方做過什麼事呢？我不敢想。不過最後，我們衣冠整齊的互相抱頭痛哭，哭得可以說很激烈，我覺得她可能還有一點點想念我吧！也許在她心中的某個角落，會永遠為我保留那一顆在天上永不墜落的星星，也許過了多年以後她再來找我，我仍會接受她。不過很明顯的，當天晚上天空完全沒有星星，也許全部墜入海洋了也說不定。

妻終於來了，我張開眼睛，想確認自



己是否仍然存在。廿年已經過了很久，但有時卻仍不免大意的想起一些塵封的往事。但是很奇怪的是，我到底什麼時候娶了現在的妻子，她是什麼地方的人？從事什麼樣的工作？念過什麼學校？是如何與她認識的？我卻完全記不起來。我把頭用力的敲在方向盤上並且努力的回想，就是想不起來。覺得一定有某種流動被堵塞住了那種感受。我甚至不了解她喜歡穿的內衣褲的顏色，連她的容貌都變得異常模糊，她到底是誰？我有沒有娶妻？還有我現在到底在那裡？我只感到頭愈來愈重了。

我總算醒了過來，我才三十三歲吧，怎麼夢裡已是四十多歲的中年人，而且還娶了妻子。畢竟那是未來的事，難怪我看不清妻子的臉，因為根本不認識嗎！我拿出POLO的襯衫和CHEVIGNIN的牛仔褲穿在身上，開著奧斯摩比進口車，往九年前的海邊疾馳而去。我現在已經是個蠻成功的商人了，很多方面可以說都不缺！晚上七點，我獨自在寂靜的道路上急速的奔馳，任憑記憶與遙想在身後凍結，一如亡故的舊頁。「為什麼三十三歲了，還不結婚呢？」耳畔又響起了母親的問題。「

因為星星的關係啊，我還一直懷念九年前那些布滿天空，燦爛發亮著的星星，好像永遠不會結束的心情一樣。」我自言自語道：「但今天是最後一次到那邊了，也許今天仍然看不到星星，但那並不表示星星墜入海洋！而是星星會在別處出現，一個更完美，更溫柔的地方，那邊的天空會布滿失落已久的星子，而我也要換一個地方去尋找它們，如同我的希望。」

